

吕梁地区首届《吕梁杯》戏曲大赛

新 编 历 史 故 事 剧

红 颜 泪

编 剧：杜云峰

临 县 晋 剧 团 演 出

人 物 表

何梦春——世袭安国公传人

乳 娘——何梦春乳娘

何 信——何梦春父，世袭安国公

杨 琪——乳娘之子

莺 儿——乳娘之女

徐仁佐——何梦春结义兄

顾玉珠——丞相府小姐

顾 恩——右丞相

何夫人——何梦春生母

岱 宗——皇帝

丫环、彩女、家奴、院公、老妈子、御林军、数人。

第一场 远征托孤

(何国公府内 正面供着送子观音神像。何夫人虔诚祈祷。丫环、老妈子相陪。)

何夫人：(唱)

坐不安立不宁身怀有孕。

神不守意不静难卜吉凶。

两髻未成胎精血耗尽。

年四十无子同重重忧心；

求神医访仙药养阴益肾。

老徐娘又怀胎苍天显灵；

且喜我临产期重身安稳。

手捧上三柱香祈祷观音。

(上香、叩拜。何信上。)

何信：(唱)

先祖开国老元勋。

王封世袭安国公；

文冠百官谁不敬。

武威三军谁不尊；

只可叹千幸万幸一不幸。

五世单传一条根。（进内）

丫环：参见老爷。

何信：免！夫人啊……（接唱）

你看咱广厦千间十室九空。

远无亲近无福司你我二人；

指望你生儿育女家门旺盛。

谁能料两番胎化为烟云；

如今你腹中之胎干系重。

系着我国公府一代衰兴；

生得子将你当菩萨供奉。

养下女一纸休书两路分。

何夫人：啊。老爷呀……（唱）

妻虽未给何门养子添丁。

咱也是结发侣二十余春；

何氏门荣与辱妻亦有份。

怎奈我贱命薄天不遂人；

日日给送子观音神前上供。

夜夜为列尊列祖亡灵念经；

心意诚神灵睹天灵地应。

愿九死换一子赔唱何门。

何 信：夫人啊！实非本官对你无情无义。此番生子与否，

干系我何门世袭国公沿袭大事。（示剑）夫人。你看此乃何物？

何夫人：先皇御封世袭安国公镇国宝剑。

何 信：唉！我已这大年纪。倘若再无子嗣。何门五代先祖的宗祠。世袭安国公的高官显爵全作画饼。这皇封镇国宝剑若无传人。我有何颜在九泉之下去见列宗列祖啊！

何夫人：妾身为何门昌盛。后继有人。已在送子观音菩萨神前许下大愿。若苍天有灵。生得一个儿子。那就万幸了。

何 信：要是儿子生不出来。那时你又作何道理？

何夫人：果真如此。只怨妾身贱命难得贵子。任杀任斩任休任弃。听凭老爷裁处。

何 信：此话当真？

何夫人：妾意已决！

何 信：也罢！（将镇国宝剑供上香案。二人跪拜。）

（唱）

皇封宝剑供神前。

满腹心事对神言；

何夫人：生女怨我福命浅。

何信：得子便是妻内贤；

何夫人：镇国宝剑有人传。

大恩大德铭万年；

何信：镇国宝剑无人传。

何夫人：剑下作鬼无怨言；

(二人起立。接唱)

猛觉得腹痛似油煎……(丫环急扶)

何信：啊，夫人要临盆了……

(接唱)

妻临产速将乳娘传。(乳娘上)

乳娘：老爷有何吩咐？

何信：胎儿降生，速速报信。

乳娘：是。(众扶何夫人下。)

(何信焦急踱步。院公急上)

院公：禀老爷，陈公公捧圣旨到。

何信：啊，有请。

院公：有请陈公公。

(陈公公捧旨上)

陈公公：圣旨到。（何信跪）

（念）“西夏弃盟，强兵压境。安国公何信见旨速统三军赴边克敌。平服胡夷，早日奏凯还朝，不得延误。欽此。”

何 信：万岁，万万岁！（起）陈公公请到客所用茶。

陈公公：免。何大人，圣意如天，不可拖延。请大人即刻发兵。勿违圣上严谕。

何 信：是。送陈公公。

陈公公：免。（下）

何 信：这。这……。愁煞人也！

（唱）

夫人临产心倒悬。

圣上传谕兵犯边；

庭前徘徊心如煎。

报国兴家难两全。

（闻婴儿啼哭。何信一征，急向神前叩头）

（接唱）

瞬间男女分贵贱。

渴求菩萨送儿男。

（丫环、老妈子携盆上）

丫 环：（唸） 夫人肚子痛。

奴婢腿不停；

老妈子： 你洗血水布。

我倒尿屎盆；

丫 环： 公鸡不生蛋。

母鸡不报晨；

老妈子： 你装眼睛瞎。

我当耳朵聋。

（二人耳语。暗笑。与何信相撞）

老 丫： 啊：老爷。

何 信： 夫人生男还是……

丫 环： 我什么也不知道。

老妈子： 我什么也没看见。

（二人下。战鼓声大作。院公急上）

院 公： 启禀老爷，各路兵将到齐。请老爷速到校场点卯起兵。

何 信： 知道了！

（院公下。何急不可待，击门。）

（乳娘抱婴上。与何碰面。何抱孩）

乳 娘： 恭喜老爷，夫人生了一位……

何 信：（近前一看）虎眉虎眼。真是将门得虎子啊！

乳 娘：啊！（跪）老爷……

何 信：为何这般惊慌？

乳 娘：夫人所生乃是一位千金。

何 信：啊……当真是女？

乳 娘：老来有女尽子孝，老爷，得女也是一喜啊。

何 信：呀啐：

（唱）

眼望罐顶三魂尽，

五雷劈面七窍晕；

灭门祸根有何用，

掐死这个小畜生。

（欲夺婴女，乳娘左右躲闪，何夫人跌踵扑上）

何夫人：老爷。

（唱）

恩怨贱妾一身系，

无知婴儿不可欺；

求老爷平身息怒气，

为妻有言对你提；

女儿性命交与你。

老来有亲可傍依；

薄命妻泪别姣儿九泉去……

（夺剑自杀身亡。何信、乳娘大惊失色）

何 信：夫人啊！（接唱）

倾刻间吓得我魄散魂飞；

倒不如同赴阴曹作鬼域……

（欲自杀。乳娘急拦）

乳 娘：（唱）

为此事再丧生无有道理。

老爷啊！

婴儿是何家根苗金玉体。

有女儿也能嗣何家门楣；

夫人她一命亡阴魂归去。

你怎能铸大错再生是非；

赴全力育幼孤才是主意。

也能慰九泉下亡命之妻。

何 信：唉！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本官的难处。你那里知道啊！（唱）

重臣中三公九卿人丁兴旺。

唯有我何氏门独马单枪；

朝中事十有九他人执掌。

进谗言欺本公左右君王；

倘若我无子嗣称臣拜将。

终难免废世爵祸事一桩；

陈公公来府下圣谕面讲。

西夏王率劲师兵犯边疆；

王命我统三军远征沙场。

此一去生与死吉凶难详；

倘有子嗣可依傍。

安心边事保朝纲；

老天偏把女儿降。

怎能把我门户当；

千难万难难住我。

方寸大乱无主张。

(陈公公怒冲冲上)

陈公公：大胆何信。三军兵将校场集结。你为何迟迟不到。莫非手握重兵。另有图谋？

何 信：啊！小臣贱内临盆血晕。故尔晚到一步。望陈公公海涵见谅。

陈公公：噢……（视婴儿）这小儿虎头虎脑。气宇不凡。日后……

必成大器。这真是“中年得子贵如金”啊！

恭喜你了，哈哈……

何 信：这……

陈公公：真是喜糊涂了，何门有幸，生得贵子，世袭安国公后继有人，你还这个那个甚么？

（鼓声大作。）

家事小囡，速到校场点兵！

何 信：即刻就到。（陈公公下）

乳娘啊！君命如天，不敢延误，这个幼孤就拜托你养育了。

乳 娘：（跪）哎呀老爷，陈公公一言既出，满朝文武皆知老爷生得贵子，必来道喜，贱俦该如何应付才是？

何 信：这……这该如何是好？

乳 娘：依贱俦之见，且借陈公公之口，将错就错，免去老爷后顾之忧，安心边事，早日班师凯旋。

何 信：孩子日后成人，依然是女儿之身，岂不铸成欺君大罪？

乳 娘：只要守口如瓶，除去眼前隐患，日后沿嗣袭位，自可从长计议。

何 信：也罢，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一旦泄露，

便有灭门之灾。

乳 娘：贱婢明白。（抱婴起）

何 信：来人。（院公应上），本官奉旨班师远征西夏，主母血晕身亡，府上诸事委托乳娘，代怀中幼主人裁处作主。（示镇国宝剑）

倘有不服乳娘调教者，格杀勿论！

院 公：是！（接剑）

何 信：备马速赴校场。

（内应声，何信下）

（院公抱剑，乳娘抱婴，造型，幕落）

第 二 场 书 院 教 子

（十五年后，何府书院）

（何梦春伏案苦读。）

何梦春：（唱）

悠悠人主十五春，

乳娘为我操碎心；

衣食起居门户紧，

坐立行走有人跟；

不许外人来亲近。

只许演武读书文；

刁丫环私骂我桃木俑。

老妈子常讥我小无根；

蒙龙中但觉有疑问。

莫非我真是女儿身……

(莺儿捧茶上)

莺儿：小主人请用茶。

何梦春：张口小主人，闭口小主人，真叫人心烦。

莺儿：你是主人。我是奴婢，不叫小主人，那该怎样称呼啊？

何梦春：你妈是我的乳娘，咱们情同手足，你该叫……咳，叫我春哥哥是了。

莺儿：叫你春哥哥？(打量梦春)不相不相。我那杨琪哥哥蛮头楞脑，叫唤起来山响地应，可怕人呢。我看你……当个姐姐倒还差不多。

何梦春：(自视)你说我象个女娃娃

莺儿：有点象。

何梦春：哪儿象女娃娃呀？

莺儿：(打量梦春)象就是象，我也说不来哪儿象。

何梦春：这就怪了！（唱）

锦袍绣靴男儿装。

修文习武读华章；

胸有擎天凌云志。

身无绣阁脂粉香；

人疑我是女儿样。

我才疑我是红装；

为何倚伪蒙真相？

去见乳娘问端详。

莺儿：春哥哥。万万不可去问我妈。你要一问。连我也得挨打呀。

何梦春：这又为何？

莺儿：我哥哥杨琪是站着撒尿。你和我一样是蹲着撒尿。就为这我问了我妈一遍。整整罚我跪了一宵。把嘴都打肿了。吓的我再也不敢乱问了。

何梦春：噢。（有所悟）。如此说来。我自然是个女娃娃了。唉！

莺儿：春哥哥。读书太闷人了。你帮我捉糊蝶玩吧。

何梦春：我心里烦燥。不想玩。

莺儿：你不和我去捉糊蝶。你就不是好哥哥。

何梦春：走、走、走，捉蝴蝶去。

（二人下，杨琪率领众玩童上）

杨琪：（唱）

先生骂我脑子笨，

母亲偏爱小主人；

一天棍板挨几顿，

散心呼唤众玩童。

小孙子们，先生出门会友，留下对课，让我们苦吟，

憋的头晕脑涨，咱们到后园开兵见仗，好不好？

众玩童：好！

杨琪：来呀，各取自己爱玩的家伙。

（众由兵器架上各取兵刃，顷刻混战一团，纷纷被

杨琪打倒，压在一起。）

众：放开我们吧，我们打不过你。

杨琪：叫我三声爷爷，便放开你们。

众：爷爷、爷爷、老爷爷！

（老妈子、丫环上）

丫、妈：（唸）

提茶壶，倒夜壶，

一不周到打屁股；

每日三餐粗茶饭。

不饥不饱半肚肚。

老妈子：走开，走开，哪来的小杂种，别误老娘的路程。

杨琪：哎，怎么开口就骂人。

丫环：骂人？骂又怎么样，看姑奶奶揍你。

（欲打，被杨琪绊倒。一足踩住。）

丫环：哎哟，踩死姑奶奶了。

杨琪：还骂？（又踩）

丫环：哎哟，不骂了，不骂了。

老妈子：哟，我当是谁呀，这不是老乳娘的小少爷吗？

小奴才羔子也敢仗势欺人，打起老丫环了？

杨琪：打又怎么样？

老妈子：我听人家说，吃饭：软的，打架碰硬的。

欺我们这些丫环老妈子你算哪路好汉？

杨琪：（放丫环）你说吧，谁是硬的，待我去碰他一碰。

众玩童：对，碰他一碰。

老妈子：都是好样的。你们要敢和小主人斗一斗，我才服你

们是英雄好汉。

杨琪：我怕打不过他。

丫环：一个男孩连个女娃娃都打不过，真丢脸。